



军爱民民拥军,《十块银圆》映初心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上官智慧

2月23日,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听了《中国最小的红军战士》的故事后,来自怀化的游客刘其栋深受感动,久久不肯离去。

7岁参军,9岁长征,向轩就是那个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。他是贺龙的外甥,也是红二军团不断发展壮大时参军入伍干革命的红军。目前还健在的他,依旧精神矍铄。

听完讲解,站在刘其栋身边的一个年仅5岁的小男孩,高举右手朝向轩的照片敬礼,似懂非懂地说:“我喜欢这个小哥哥!”

半个多世纪过去,如今的湘鄂川黔边,春光明媚,老百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幸福来之不易,是红军战士和千千万万的百姓,军民同心、艰苦奋斗的结果;是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献身、忘我斗争的结果。

1935年9月,正当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展如火如荼之时,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发动新一轮更疯狂的“围剿”,军事、政治、经济三管齐下,妄想一举歼灭长江以南当时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。

赢得前一轮反“围剿”胜利的红二、六军团,虽已有2.1万人的军力,但面对人数多于20倍的敌人,该何去何从?

11月4日,桑植县刘家坪乡龙堰村灯火通明,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在这里召开联席会议。会议决定向贵州方向实施战略转移。

11月19日,贺龙代表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下达战略转移命令。当晚,红二、六军团共1.7万余人,分别从湘鄂川黔苏区的桑植县刘家坪、瑞塔铺、桑植县城出发,开始战略转移。红18师则留在当地,保护百姓,同时作为掩护力量,牵制敌人,策应红军主力突围。

一边是红军紧急转移、一心向民,一边则是当地百姓用实际行动向党看齐、支援红军。于是,流传至今的《十块银圆》、红军医院等红色故事就此诞生。

11月20日至22日,红军强渡澧水一战大捷。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,沿途骚扰百姓,逼得村民纷纷上山躲避。



2月20日,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,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。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翁鹏博 摄

菜地里仅剩的萝卜和白菜,成为当时大庸县双溪桥乡陈家山村村民龚占燕最放心不下的“财产”。次日下山的龚占燕得知菜被拔走一半后,气得一脚踢飞了旁边的一节南竹,随即,一叠银圆滑了出来。原来,这是红16师为“偷菜”作出的补偿。

今天,这10块银圆,展示在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,辉映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永恒初心。

当年红二、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时,有23名伤病员未踏上长征路。

“依靠人民,守护革命火种!”贺龙纪念馆副馆长、副研究员覃章衡告诉记者,在部队出发前夕,贺龙找到老乡谷家族长谷采芹,请他负责保护并治疗所有伤员,直至伤愈。就此,红军医院诞生,军民鱼水情浓浓上演。

向贵州方向战略转移的红二、六军团,先后占领辰溪、浦市、溆浦、新化、蓝田(今涟源)和锡矿山等地,控制湘中广大地区。在湘中,红军高举“抗日救国”旗帜,广泛发动群众,先后成立38支抗日游击队,成员达1700余人,还成立了抗日义勇军、先遣队等组织;同时,补充新兵3000余人,筹集了大批物资和经费。

红二、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较为顺利,掩护主力突围的红18师,时刻牵动着大家的心。随后,他们在龙山、桑植等地,仅有3000余人的兵力,牵制国民党军队8万人,大大减轻主力突围的后顾之忧。一个月后的12月15日,红18师从桑植县陈家河誓师突围,踏上长征路。

“军民同心,长征路就走得顺畅!”覃章衡说,在张家界乃至整个湘鄂川黔地区,红军与百姓“心心相印”的故事不胜枚举,也正是这颗红心照亮了共和国。

1936年7月,红二、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。红二方面军纵横驰骋,斩关夺隘,回旋乌蒙山,翻越大雪山,走出大草地。同年10月22日,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大会师,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

至此,革命胜利的号角越来越嘹亮……

■记者手记

上官智慧

心心相印,方能克难制胜

承”,共产党员和干部与当地群众“心心相印”,走出了一条“脱贫致富奔小康”的康庄大道。

在党的引领下,这里的28个民族、47万人,用情怀、用责任、用担当,推进“脱贫攻坚”伟大事业走向胜利。2020年2月29日,桑植收获一份历史性的喜悦——省政府批复该县脱贫摘帽。

“没有党员和群众的心心相印,我们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。”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、桑植县委书记刘卫兵说,相信未来的桑植人,一定能在大山深处开创奇迹,不断奏响幸福交响乐章。

奋斗百年路
启航新征程
脱贫村中看样板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孟姣燕

牛年春节,大山深处的凤凰县竹山村,篝火点亮了苗寨夜空,歌舞沸腾着崇山峻岭。

《竹山花开》实景剧盛大开幕,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,参与一场苗族神奇婚礼,体验苗族独特的民俗文化,感受苗鼓、苗歌的迷人魅力。

依山而建的精品民宿,鳞次栉比,人们围炉品茶,听风枕月。三五游客在临崖的泳池里玩水嬉戏,兴致高涨,旅游“热浪”扑面而来。

时间回溯3年,竹山还是一个交通闭塞、十分落后的深度贫困村。全村310户1256人中,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5户274人。

2018年3月,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竹山,发挥行业优势,引入市场主体,发展旅游产业,沉睡的文化和生态宝藏开始绽放光彩。

深山苗寨蝶变成“网红”。

“三年变化抵得上三百年”的变化”

小青瓦、土石墙、花木窗。2月中旬,记者来到竹山村,青石板小路在石头寨子里蜿蜒。历经五百年风雨,苗寨保存有160多栋明清时期的老房子。

“竹山建寨五百年,苗族建筑、民俗保存,是中国传统村落。”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刘建军介绍,2018年驻村开始,工作队调研认为,竹山发展旅游有文化和生态资源潜质,决定把旅游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。

驻村帮扶工作队积极争取协调资金,完善基础设施,整治乡村环境,旅游公路延伸到村里,游客服务中心、停车场、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相继建成。竹山村老支书吴自表感慨万分:“竹山三年变化抵得上三百年的变化。”

2019年7月,竹山旅游开发走向市场。凤凰旅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先后投资5000万元,立足山水和民俗,创新打造旅游产品。

在竹山,无边温泉泳池、花尖民宿已成为“网红”打卡地。特别是竹山乡居精品民宿,2020年3月一开业就爆红,节假日一房难求。神龙谷里游船,与苗家阿婆学绣花、织布,在民俗演艺《竹山花开》、村落剧《爱

深山苗寨蝶变“网红”

——村级样本30例之凤凰县竹山村



2020年10月19日,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,民宿错落在山水之间。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俊 摄

在竹山中体验苗族婚嫁、农耕的文化的魅力和乐趣,游客还可以在竹山酒店“买东西”,把黄酒、腊肉、土鸡蛋装进后备厢。

村落变景区,村民变员工。每天清晨,村民吴国安牵着牛来到景区犁田,向游客展示农耕文化。吴国安是景区员工,每个月工资2000元,一同犁地的黄牛也能“领”4000元的年薪。如今,像吴国安一样,在景区上班按月领工资的村民有120人。2019年,竹山村实现整村脱贫。

2020年,竹山村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,全年接待游客22万人次。竹山村人均年收入由2014年的1800元增长13800元,村集体年收入达到58.8万元。

村民变“演员”,文化传承利用

打禾、犁田、春米、纺纱、染布、织衣,土气朴拙的传统农活,游人跃跃欲试。大碗“苞谷烧”拦门对歌,敲锣打鼓抬轿赛龙舟,从远古走来,令人热血沸腾。

记者走进老竹寨“半坡部落”,像是来到一座行走的非遗“超市”,织布坊、豆腐坊、晒谷坪、银器坊、一弯清浅的水田……苗家人的生活场景变成旅游体验,村民自如地当起了“演员”。

86岁的老人石香莲织布70年,她怎么也想不到:现在同样是在家里“打花边”,只是换作展示给游客看,每个月就能领工资2000元;自家的房子自己照常住,每年还可收3000元的房租。

村民吴信胖“炫耀”:“以前在家里编织草鞋没有人要,现在游客来了,一双能卖20元!”“竹山民俗风情、乡土气息浓郁,是发展旅游的一张名片。”凤凰旅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心说,景区巧妙地以村落为舞台,创意打造了《爱在竹山》沉浸式体验村落剧,让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得到保护和传承。

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作队还争取到传统村落保护资金,对苗寨建筑修旧如旧,让它们保留原汁原味。2020年1月,全国“乡村春晚”在竹山村设分会场。十里八乡的苗家同胞齐聚竹山,共同赶年,向全国展示苗家欣欣向荣的生活。

2020年“十一”长假,《竹山花开》实景剧盛大开演。村民们争先恐后要做“演员”,龙炳妹笑称:“演出一场就有50元收入,还能传播苗族文化呢!”

刘建军介绍,村里正着手成立非遗产业合作社,鼓励村民加入竹山“非遗作坊”。

村民编织的草鞋、花带等,由合作社统一收购、销售,传统手艺也得以保护、传承、创新。

融合发展完善机制,“网红”变“长红”

旅游带来了人气,如何巩固脱贫成果,推动实现乡村振兴?

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作队在规划竹山旅游发展前景时,就会同开发公

司,建立了“企业+村集体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,打造“永不撤走的工作队”。

竹山旅游专业合作社为公司提供劳务用工、租赁、市场管理等合作,村民通过就业、租赁、分红等形式增收。村集体通过集体资产、土地、分红等保障集体经济收入。目前,村民在景区务工人均年收入达2.4万元,村集体仅旅游分红每年就有15万元收入。

凤凰县麻冲乡党委书记杨晓莉说,文化旅游产业扶贫又扶志,村民自力更生、敢闯敢干,劲头被极大地激发。

“竹山越来越好,我们打算留下来,争取做出个‘网红’民宿来!”“95后”小夫妻唐丽喜和龙凤江,2019年回到竹山,唐丽喜在景区做保安,龙凤江当“演员”,他们的“印心石屋”民宿也开始营业了。

眼下,竹山码头建好运营,游艇开起来了。凤凰旅投公司借力千云旅游公路通车,正在打造包括竹山在内的长潭岗旅游度假区,乡村旅游大有可为。

“竹山要实现‘长红’,迈向乡村振兴,不仅需要多方凝聚合力,还要推动产业融合。”刘建军介绍,驻村帮扶工作队动员村民种植油茶162亩,扩种猕猴桃303亩,发展香梨100亩,2020年都已挂果,今年产量将大幅提升。

■采访手记

政府有为 市场主导

竹山村快速脱贫致富,是政府和市场“两只手”形成合力的典型成功经验,值得推广。

政府因地制宜制定规划,整合各路资金,完善景区公路、游客中心、厕所等基础设施,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。市场主体专业的事,在开发建设和运营中,不断完善旅游产品,提供大量就业岗位,实现了将村内资源变资产、产品变商品、农民变股民,建立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。

2020年“十一”长假,《竹山花开》实景剧盛大开演。村民们争先恐后要做“演员”,龙炳妹笑称:“演出一场就有50元收入,还能传播苗族文化呢!”

刘建军介绍,村里正着手成立非遗产业合作社,鼓励村民加入竹山“非遗作坊”。

村民编织的草鞋、花带等,由合作社统一收购、销售,传统手艺也得以保护、传承、创新。

融合发展完善机制,“网红”变“长红”

旅游带来了人气,如何巩固脱贫成果,推动实现乡村振兴?

省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帮扶工作队在规划竹山旅游发展前景时,就会同开发公

湖湘潮·百年颂
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出品



2月20日,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贺龙纪念馆。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翁鹏博 摄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甘政

【铭刻】

桑植起义的胜利和县革命政权的建立,在湘鄂边区举起了土地革命的大旗,拉开了武装割据的序幕,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,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利用、改造地方武装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【追寻】

初春的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,生机勃勃,绿意盎然。这里是贺龙元帅的家乡。玉泉河上的风雨桥依旧,前来贺龙故居和纪念馆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。

93年前的春天,正是在贺龙家门口的前坪,3000多名勇士聚首,拔开桑植县城,打响了桑植起义的枪声。

那个春天,有着怎样的故事?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,如何在湘鄂西广袤的土地上燃起熊熊烈火?从旧式武装到新型人民军队的蜕变是如何完成的?2月20日,记者来到桑植,追寻这一段历史。

时钟拨回到1927年。彼时,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,在潮汕地区遭遇失败,起义军总指挥贺龙辗转到达上海,向中共中央提出回湘西开展武装斗争的请求,获得支持。

为何要在湘西闹革命?贺龙纪念馆副馆长、副研究员覃章衡告诉记者,湘西地处偏僻,国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,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。同时,居住于此的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压迫,富于反抗精神和斗争传统,容易接受革命思想。更重要的,这里是贺龙的家乡,贺龙的亲族、旧部众多。他们中有的掌握武装,有的与地方团防有联系,通过做工作,有可能转化为革命力量。

1928年2月29日,贺龙、周逸群等人到达桑植洪家关,组建中共桑植县委,筹备起义。贺龙号召亲朋故旧团结起来干革命:“我贺龙找真理,找了半辈子,现在总算找到了,愿意跟我干的,就把队伍拉过来。”很快,拥有3000余人、700余支枪的工农革命军建立起来。4月2日,桑植起义正式发动。工农革命军一举歼灭守城团防武装,夺取县城,随即建立桑植县革命委员会。

起义爆发后,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恐,很快组织兵力向桑植进犯。4月下旬,因遭国民党联合进攻,工农革命军连战失利,队伍大部失散。周逸群率一部转移到鄂西的石首,领导洪湖地区的武装斗争。贺龙收拢失散的400人,在桑植、鹤峰边界坚持游击斗争。

1928年4月到10月的半年间,工农革命军两起两落,不断遭受重大挫折。覃章衡告诉记者,工农革命军汇集了几十支小股武装,他们因为贺龙的声望而汇集在一起,但彼此不相统辖、充满矛盾冲突。一旦遇到困难,便会发生动摇,一些不坚定分子离队出走。到11月初,全军减员到100余人,到了最艰难的时刻。

贺龙从失败的痛苦中认识到,如果不加强党的领导,将这支旧式武装改造成一支由党绝对指挥、有高度革命自觉精神、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革命武装,要想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。

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,中共湘西南敌委员会大力整顿队伍,遣散动机不纯分子,加强党的领导,发展党团组织。整编后的队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,全军仅剩下91人、72支枪。人数虽然减少,但政治、军事素质明显提高,留下的这些骨干成为日后革命武装发展壮大的基础。

1929年6月,红四军再次攻破桑植县城,成立桑植县委和苏维埃政府。桑植、鹤峰两县红色割据区域连成一片,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。红四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到4000余人。到1930年春,湘鄂边红四军已锻炼成一支善于进行游击战争的人民军队。

覃章衡说:“桑植起义之后,贺龙率领的革命军不断加强党的领导,完成了把旧军队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,这是革命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。”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